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 第八十七回 徐良在院中被獲 周凱到樹林脫身

且說第三天將樓圖畫好，劉先生未到，是專人送來的，並有一封回書，說：「我們先生，有些身體不爽，派我送來。」和尚賞賜了家人，說：「我得便到府上瞧他去。」家人去後，馮淵打開了樓圖，同著和尚看了一回，看了半天，連生鐵佛也都不懂。和尚說：「不可在此久待，急速起身要緊。」馮淵仍用油綢子包裹，貼身繫好。和尚拿出二□兩銀子來，給馮淵作路費。馮淵再三不受，生鐵佛讓之再四，馮淵方始收下，告辭起身。將到廟外，見前邊一陣大亂，有地方在前邊，拿著竹杖亂抽，不准閒人近前，後面有青衣喝道，後面一乘大轎。馮淵剛出門首，和尚復又把他拉進裡來，把廟門一閉。馮淵問：「因為何故把我又拉進來哪？」和尚說：「姑老爺，你還看不出來嗎？這是上賈士正家內驗屍去的，咱們暫時躲避躲避。」容他們過去，馮淵這才辭別起身，撲奔五里新街而來，暫且不表。

且說山西雁一弩箭把周凱耳朵打穿，然後削了他刀，又削賈士正的刀，眾家人往上一圍，又削了他們兵器不少，自己要到後面救難婦去。到了後邊，難婦早有人救出去了，還殺了四個婆子。徐良疑是馮淵辦的事情，自己回店，見馮淵沒回去，又疑是準是上菜園子送人。回到自己屋中，安歇睡覺。次日還想著要給馮淵夜行衣靠包袱。剛叫伙計打臉水烹茶，就聽店中一派的喧嘩亂嚷。徐良出了屋門，就聽店中人在那裡說：「掌櫃的，你瞧這件事情，詫異不詫異？」徐良問：「什麼事情？」伙計說：「昨日西院住下一個蠻子，他說丟了一個包袱，後來我們掌櫃的過去，一評這個理兒，他又說不要緊。今日早晨，門還關著，把人丟了，瞧他這個人，大概苗頭不正。」徐良才知道馮淵沒回來，暗暗納悶，准知道動手時節，他走了，不能遇險，這少婦也救啦，夜行人規矩，但能回店，總要回店，連徐良也猜不著是什麼緣故。只可對著這店家說：「你們盡管放心，這個人我也看見了，他絕不能是個賊，倒許是個探子，許是半夜內趕下賊走了。該多少店飯錢，他要跑了給我。」店家說：「飯錢店錢，已然給過了，就是這個人走的奇怪，門還沒開哪。」徐良說：「既然給了飯錢店錢，更不要緊了，與我預備飯罷。」店家答應一聲，給徐良預備早餐。直等了三天，並沒音信。忽生一計，晚間非到劉家團看不可。吃完晚飯，等到二更多天，徐良也沒換夜行衣，就是隨便箭袖袍，直奔劉家團。進東口路北第一門，門戶緊閉，心想著躡進牆去，先看看劉志齊在家內沒有，倘若不在家，那臭豆腐，不定有什麼緣故了！也許馮淵把菜園子事辦完，見著劉志齊，他就走了。且到裡面，看看實在，不得信或是問問他們打更的與家人，他們必然知曉。躡上南房，趴著前坡一看，冷冷清清，撲奔四扇屏風而來。屏風左右，有兩段卡子牆，縱在西卡子牆之一看，只見三間上房，兩間耳房，往上房屋中一看，燈燭輝煌，上首是劉先生，下邊是他的妻子。就聽得內裡講論馮淵事情，徐良離著很遠，聽得不甚真切，自己一想，非到窗櫺之外，不能聽得明白。躍身下牆，直奔上房，心神盡惦記到那裡聽話。不料有一宗物件，絆在腳面，往前一邁步，繩子兜在腳面，身不能自主，撲咚一聲，栽倒在地，往起一爬，連手都教繩子繞住。這一摔倒把徐良嚇得膽裂魂飛，只聽見遍地小鈴鐺亂響，一抬腿嘩啾啾鈴鐺亂響，手一抬也是那鈴鐺亂響，手足全被繩子綁住，徐良也不敢動轉。四面八方牆底下，前院後院，到處俱是那鈴鐺亂響。屋內劉志齊先生，不慌不忙叫劉安，不多一時，從屏風門來了一位老管家，手提燈籠直奔上房，連一眼也不看徐良，在屋門外階台石上一站，說：「呼喚老奴有什麼事情？」先生說：「叫二哥來，把這個人捆上，帶過來我問問。」

老奴答應轉身出去，叫進一個人來，約夠二□多歲，老人家打著燈也過來。徐良借著燈光一看，滿地全是繩子，橫三豎四，那個人過來，先把他刀抽出來，腰中掖著兩根繩子，把徐良手上繩子摘開，原來那繩子全是活扣，一摘就開，把二臂給他捆上，然後摘腳上的，全都與他摘開，捆好，把山西雁往肋下一夾，找著道路，直奔上房，進了屋中，把徐良往地下一放。老人家說：「你跪下，央求央求我們老爺罷，看你也不是久慣幹這事的，讓我們老爺施恩把你放了就結啦。」徐良說：「你少話罷，我可不是賊，你量著我是偷你們來哪？劉先生，我可不是被捉，貪生怕死，皆因我的叔伯父，我的朋友都與你相好，我可不能不給你行個禮兒。」說畢雙膝跪倒。劉志齊見他昂昂相貌，儀表非凡，連忙問道：「壯士貴姓？」先叫妻子迴避了。徐良說：「我姓徐名良字世常，御前帶刀四品護衛之職。」就把馮淵前來，有三封書信，與你下書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劉志齊一聞此言，趕緊下位，親解其綁，說：「徐老爺到了，真正不知，多有得罪。既然同著馮老爺前來，為何深夜到此？」徐良就把自己住店，夜晚到賈士正家內分手，至今未回，故此到這裡打聽打聽，不料到此已晚，不好叫門，我才躍牆而過，因此被捉。劉志齊讓坐敬茶，把刀仍然交與徐良，又問：「馮老爺的事情，你是一件不知？」徐良說：「我是一件不知，他並沒回店。」劉志齊就把馮淵被傷，受毒藥鏢，叫青蓮治好，與和尚到法通寺，與青蓮聯姻，樓圖已然畫好，今日拿去起身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徐良這才知道。復又向劉志齊行了一禮，說：「我不能在此久待，追我們馮老爺去要緊。」劉志齊一定要備酒款待，徐良再三不受，告辭出去。先生叫開門，別打牆上走了。徐良問：「劉伯父，你這院中，各處大概全有消息兒？」劉志齊說：「我這院內，並沒別的消息兒，無非是一個串地錦，房上牆上一概沒有，但分知道的人，也不上我這裡來，只要一下牆，他就不用打算走了。別的沒有消息兒。我又不作國家犯法之事，用那些埋伏何用？」徐良一聽，說：「等我們破樓之後，再來造府道勞。」劉志齊說：「豈敢豈敢！」直送到門首。徐良回店，家人把門關上。山西雁到店，仍然躡牆進去，回到自己屋中，天光已亮。叫店家算賬，俱都開發清楚，拿著馮淵包袱出店，直奔南陽府而來。

走著路連打尖都不敢遲延時刻，怕是馮淵早到一天半日，把樓一破，連冠袍帶履、魚腸劍一件不能得著。又一算日限，非連著夜行不能，主意拿定，走至吃飯時節，又飽餐一頓，買些乾糧揣在懷裡，連夜往下緊走，越到夜間，越好走路，沒有許多過往之人倒清靜。到第二日晚間，見前面有一片樹林，有一個人躍入樹林這中，山西雁想道：別是白菊花罷？要是他，這可是天假其便。也奔樹林內來了，就聽那個人一聲長歎，自言自語在那裡說話。徐良一聽原來是玉面判官周凱，也覺著歡喜，把他拿住，也倒可以。就聽他在那裡說：「無緣無故，打發我出來，走這麼一趟外差，頭一次見著這白眉毛老西，把我的耳朵打落，把我的刀也給削了，我還有什麼臉面活著？大概生有處，死有地，就該找回來的地方了，就在此處，尋一個自盡便了。」徐良本欲拉刀過去，一聽他要尋死，等著他上吊，拿他豈不省事！自己就在樹後一蹲，聽見那人說：「尋死都找不著一個樹杈兒。」又說，「這裡可以。」又說：「不行，這根樹又兒太軟。哎呀，那邊可倒行了，我解帶子搭上就得了。」徐良聽了半天，沒有動靜，心中想道，必是弔好，撒腿往前就跑，身臨切近，遍找玉面判官周凱蹤跡不見。徐良罵道：「好烏八的，冤苦了我！老西終日打雁，教雁啄了眼了。」量他也還跑不了多遠，隨說著話，就出了樹林之外，往地上一扒，夜晚之間看得多麼遠，就只見正南上有一條黑影。徐良便趕緊追下去，追至離不甚遠，把大環刀往外一亮，一個箭步，躡將上去。那人也就把刀亮出來了，說：「唔呀什麼人？」徐良一聽是馮淵的口音：「原來是臭豆腐麼？」馮淵說：「醋糟，你害苦了我了。」徐良說：「我倒害苦了你？要不是我到，你早教玉面判官、賈士正結果了性命，你還不謝我？」馮淵說：「我受了毒藥鏢的時節，你不前來救我，要不是我的命大，早死多時了。」徐良說：「那一毒藥鏢沒白受，我要救了你，哪裡找媳婦去哪？」馮淵道：「你怎麼知道這些事情？」徐良說：「我有耳報神。」馮淵說：「不要滿口亂道，到底是聽誰說的？」徐良就把怎麼到劉志齊家中去，聽他說話，告訴了一遍。馮淵說：「得樓圖是真，提親事是假。」徐良說：「你瞞我不要緊，我回去見著大眾之時，全給你說出來。」馮淵一聽徐良這套話，走著路央求徐良，千萬別給他說出聯姻之事。徐良點頭許允，見了大眾，絕不提及此事便了。

且說公館大眾見馮淵去後，徐良也不知道往哪裡去了。智爺說：「不用說，徐良準是追下馮淵去了。」只等到五月□四日晌午光景，還沒見二人回來。蔣爺也著了急了，並且街上吵吵喊喊，要看明天擂台，馮淵不回來可以，徐良不回來，這個擂台事情可不好辦。正說之間，忽見簾子一掀，馮淵同著徐良笑嘻嘻的進來。蔣爺問馮淵：「請的劉志齊先生怎麼樣了？」徐良、馮淵二人先見了大眾，行了禮，然後馮淵說：「人可沒請到，畫來了樓圖，請大眾一觀。」打開樓圖，大眾瞧看。要知識論誰去破樓，且聽下回

分解。